

了不起的 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 著
沈学甫 译



深受村上春树、海明威等伟大作家的喜爱
为世人再现“最后的古典爱情梦”

如果没有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相遇，我写出来的小说
会与现在完全不同，或者也许什么都不写。

——村上春树

名家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pnet.cn>

第1章 (1925) 第2章 (1926) 第3章 (1927)

第4章 (1928) 第5章 (1929) 第6章 (1930) 第7章 (1931)

第8章 (1932) 第9章 (1933) 第10章 (1934)

第11章 (1935) 第12章 (1936) 第13章 (1937)

了不起的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美] 菲茨杰拉德◎著

沈学甫◎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 菲茨杰拉德著; 沈学甫译.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8
(翰墨文库)

ISBN 978-7-5190-1835-1

I. ①了… II. ①菲… 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8991号

了不起的盖茨比

著 者: (美) 菲茨杰拉德

译 者: 沈学甫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陈若伟

装帧设计: 余 微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校对: 郑红峰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53(咨询) 85923000(编务) 85923020(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总编室), 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335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835-1

定 价: 26.00 元

译者序

早在读书时期，我就接触过《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那时年幼，并不能完全理解书中的精髓，但是笼罩在书中的如梦如幻的伤感还是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有幸翻译这样一部著作，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怕自己水平不够，曲解了文意，就是对大师的极大不尊重了。但是我考虑再三，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敢于承担的魄力，所以我选择了翻译这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我确实遇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但是我都一一克服了。现在当我手捧着自己译出的成本时，心里是满溢的喜悦。

为了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有必要在序言开始就向读者们简单地介绍一下书中的大体内容，以方便读者阅读。

小说的背景被设定在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中上阶层的白人圈内，通过卡拉威·尼克的叙述展开。尼克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后来到纽约学习经营股票生意，并想以此发财。他住在长岛，与故事的主人公盖茨比为邻，并与之交上了朋友。盖茨比原名盖茨，和尼克一样也来自中西部，他出身贫苦，但雄心勃勃，后因贩卖私酒而暴富。他经常在家举办大型豪华聚会，大宴宾客，以显示其阔绰，目的是吸引五年前的恋人黛西并赢回她的芳心。五年前在盖茨比服兵役时黛西曾是他的恋人，在盖茨比去海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黛西嫁给了出身于富豪家庭的纨绔子弟汤姆·布坎南。然而物欲和肉欲的满足并没能填补黛西精神上的空虚与贫乏。在尼克的帮助下，盖茨比与黛西重逢后看似又旧情复燃。但黛西已不是原来的黛西，她不再是盖茨比印象中的纯情女孩，而是一个愚蠢、自私、庸俗的美丽躯壳。盖茨比的美丽旧梦终于被打碎了，但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仍对黛西抱有一丝幻想，以至遭遇了更加凄惨可悲的结局。后来黛西在一次酒后驾驶盖茨比的车时轧死了汤姆的情妇，却与汤姆一道密谋并残忍地嫁祸于盖茨比，导致死者的丈夫威尔突然闯入盖茨比家中并开枪打死了他，然后自杀身亡，使盖茨比最终彻底成为自私而残忍的黛西的牺牲品。尼克与仅有的几位朋友参加了盖茨比的葬礼，这与他生前上百人的豪华聚会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参加完盖茨比的葬礼之后，卡拉韦决定返回中西部的家，远离喧嚣、冷漠、空洞、虚假的东部大都市。

小说中的盖茨比与黛西的恋爱和分手本来是很普通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出手不凡，把盖茨比热恋的姑娘当作青春、金钱和地位的象征，当作靠手段追求富裕物质生活的“美国梦”。盖茨比为了追求黛西耗尽了感情和才智，最后葬送掉自己的生命。他天真地以为，有了金钱就能重温旧梦，赎回失去的爱情。可惜，他错了。他看错了黛西这个粗俗浅薄的女人；他看错了表面上灯红酒绿而精神上空虚无聊的社会。他生活在梦幻之中，被黛西抛弃，被社会冷落，终于铸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而其文中描写爱情与理想时所表现出的哀伤在字里行间，反映出作者本身对美国梦的失望，这也是我们读完后充满伤感的原因。

《了不起的盖茨比》除了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吸引我们，作者精湛的写作技巧也是它突出的特色。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仿佛书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卡拉威·尼克的亲身见闻，不加虚饰，令人感到亲切可信。尼克和盖茨比从陌生到认识，感情上既有距离，又有融和，富有多种层次的结合和区别，写得脉络清晰，恰到好处。这种将不同的观点巧妙地统一在一部小说中，使作品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严密的结构，正是作者独特的艺术成就所在。

作者在叙述中还运用了许多丰富生动的比喻，使人物的感情起伏和场景的变换增添了抒情的色彩。精采的比喻常常被用来渲染梦幻的气氛，表达精神的空虚。如尼克初次到汤姆家，看到黛西和她

女友贝克坐在沙发上“活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后来才“慢慢地降落地面”。盖茨比在家里第一次与黛西重逢时伸手去抓她的手，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他的梦幻。“不断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这些梦幻是“牢牢地建立在仙女的翅膀上的”。内涵深刻的比喻把盖茨比对“美国梦”的追求描绘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小说还运用了象征手法来揭示人物内心的活动与环境的冷酷。比如，西卵码头尽头有一盏绿灯，盖茨比常常在晚上孤独地望着它，伸开双手想去拥抱它——那既是青春和爱情的象征，也是黛西的化身。小说末了，尼克又想起了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似乎近在眼前，实际上却可望而不可及，他的梦想已经远远逝去了。又如书中六次出现的“艾克尔堡大夫的眼睛”是蓝色的，“若有所思，阴郁地俯视这片阴沉沉的灰堆”。它象征不幸和灾难。在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这双眼睛好像复活了，它仿佛看着盖茨比去跟汤姆摊牌，又预见到威尔逊要去杀死盖茨比。浑身铜臭的黛西爱穿白色的上衣和裙子，宛如纯洁可爱的天使，其实她的灵魂污点斑斑。这象征纯洁的白色像一面洁白的镜子，把她的灵魂暴露无余。盖茨比重温旧梦的幻想一去不复返了。作者用五光十色的音符谱写了一曲凄恹的悲歌，给人留下无限的思索。

直到今天，这部小说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重新把它翻译出来，希望更多的读者了解大师的魅力，重温经典。由于时间的仓促，翻译过程难免出现纰漏，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沈学甫

2016年7月

目 录

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		1
二		19
三		32
四		50
五		67
六		81
七		94
八		125
九		139

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

一		155
二		158
三		166
四		168
五		172
六		175
七		181
八		181
九		188
十		192
十一		198

重访巴比伦

一		201
二		207
三		212
四		218
五		224

五一节

一		227
二		235
三		238
四		247
五		256
六		260
七		263
八		265
九		273
十		278
十一		286

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

我年纪还轻，阅历尚浅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念念不忘。

“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切记，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具备你所拥有的优越条件。”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父子对话不多，可是我们之间常有一种一点就通的默契，我明白父亲的话大有弦外之音。从此，我对人对事从不妄做任何评断，我的这一习惯致使许多秘密的心灵向我敞开，也使我成了不少牢骚满腹的人的牺牲品。当这一特点在一个正常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心理不正常的人便会很快察觉并且抓住不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学院里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闻知许多行为不检、来路不明的人的隐私和悲苦。这些隐私大多都不是我打听来的，而是它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当我通过某种准确无误的迹象意识到谁有贴己话要向我倾诉的时候，我总是装作睡觉，或是心不在焉，或是装出一种冷漠和不屑一顾。因为青年人诉说其衷情时，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这些衷情所使用的语言，往往是窃用别人的，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吞吞吐吐。不妄加评断能给事情留下无限的余地。直到现在，我仍然有点害怕我会错过什么，假使我忘记了我父亲不无骄傲地叮嘱和我无骄傲地重复的话：人们的善恶感一生下来就有差异。

在我这般吹嘘了一通我的宽容精神之后，到头来我还得承认宽容是有限度的。人的品行有的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有的建筑在泥沼里，不过超过一定的限度后，我就不再在乎它建在什么之上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真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在道德上都永远保持立正的姿势；我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玩乐，也不再想毫无顾忌地窥探人们的灵魂。只有盖茨比，以其名作为这本书名的男主人公，不包括在我的这一改变了的行为之列——盖茨比，此人体现了一切我分明蔑视的事物。不过，如果说人的品格是由一连串美好的行为举止组成的，那么，在盖茨比身上，倒也不乏某种光彩，不乏一种对生活展现出的种种憧憬的高度感应能力，宛如他身上接通了一台能测出万里之外的地震的精密机器。这种感应力与那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软绵绵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与希望维系在一起的非凡品质，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感性，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以后也不大可能见到的。不——到最后盖茨比证明并没有错！倒是那吞噬了盖茨比的力量，那在其梦想破灭之后扬起的污垢飞尘，使我暂时丧失了窥视人生的短暂悲伤和片刻欢乐的兴趣。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这座中西部城市里殷实的富贵人家。我们卡拉威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据家谱记载我们还是布克里奇公爵^①的后裔，不过我们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则是我祖父的哥哥，他51岁时（即1851年）来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雇了一个人去替他打仗，自己却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这门生意我父亲一直从事至今。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这位伯祖父，不过家人都认为我长得像他——特别的依据就是一直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那幅颜色发了黄的伯祖父的画像。1915年我从纽黑文^②毕业，正好是我父亲从那里毕业25年，稍后一些时候我便参加了那一酷似公元1世纪初条顿民族

① 苏格兰贵族。

② 耶鲁大学所在地。

之大迁徙的世界大战。我是那么醉心于那场反击战，以至回到美国以后我倒觉得无所适从。在我看来，中西部现在不再是世界繁荣的中心，倒像是这个世界上边远的贫瘠之地——因此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票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都在做票券生意，所以我想这门生意再多养活一个单身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所有的姑舅叔婶都商量了这件事，那慎重的态度俨然是为我挑选预备学校^①，最后他们表情严肃又略带迟疑地说道：“呃……那就……这样吧。”父亲答应资助我一年，几经耽搁，我终于在22岁那年的春天来到了东部，我当时以为这次以后我就永久性地住下去了。

以后第一件实际要做的事情是寻找住房。那时正值温暖和煦的季节，我又是刚刚告别了有着宽阔的草地和葱绿林木的乡村，因此办公室里的一位年轻同事提议我们两人到近郊区租间房一起住时，我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他租到了房子，一间久经风吹雨淋的木板平房，月租金80美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公司派他去了华盛顿，结果我只好独自一人住到了那里。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逃走之前与我相伴了一些日子——一辆旧道奇牌轿车和一位芬兰籍的女佣人，她为我整理床铺、做早饭，有时守着电炉子嘟哝芬兰的谚语格言。

这样寂寞地度过了一两日，一天早晨，一个到此地比我还晚的男子在路上叫住了我。

“嗨，到西卵镇怎么走？”他求助似的向我问道。

我告诉了他。当我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便不再寂寞了。一路上我成了一个向导，一个引路人，一个土著居民。他无意间也给我一种邻居间的信任感。

眼见着阳光日渐和暖，树上顶出嫩嫩的绿叶时——就像电影里的植物生长得那么快，在我身上又复生了那熟悉的信念，随着夏日的到来，生命又将重新开始。

^① 主要招收富家子弟的私立寄宿学校。

有那么多的书要读，这是一点，同时，清新宜人的空气中也有那么多营养要汲取。我买来十几本有关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那一本本红色烫金封皮的书立在书架上，就好像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随时准备揭示迈达斯^①、摩根^②和米赛纳斯^③的秘诀。除此之外，我还立下雄心壮志要读许多别的书。我在大学的时候便喜欢舞文弄墨，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连串看起来一本正经实际上却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又准备把诸如此类的东西再重新纳入我的生活，重新成为所谓的“通才”，也就是那种最肤浅的专家。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俏皮的警句——单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要成功得多。

我租的这所房子位于北美最离奇的一个村镇，当然，这纯粹出于偶然。这个村镇在纽约市正东那个细长的奇形怪状的小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大自然奇观之外，还有两个地方的形状异乎寻常。离城 20 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对奇大无比的鸡蛋状的半岛，它们的外形一模一样，中间隔着一条小湾，这条小湾一直伸进西半球那片最恬静的咸水——长岛海峡那个巨大的潮湿的场院里。它们并非正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④一样，碰过的那头都是被压碎了的，但它们在外貌上的相似度一定是使那些从头上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的源头。而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却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大小一样之外，在每个方面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这是两个地方中相比较而言不那么时髦的一个，不过这是一个相当肤浅的标签，并不足以表现二者之间那种稀奇古

① 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曾求神赐予点金术。

② 美国财阀。

③ 古罗马大财主。

④ 据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在一次宴会上有一位客人对哥伦布的成就颇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碰巧罢了。哥伦布听后没有反驳，而是拿来一只鸡蛋请那些客人立在光滑的桌面上，客人试了又试也没能成功，哥伦布随后拿起鸡蛋往桌子上一磕，下面的蛋壳破了，而鸡蛋却立住了，以此回击了那位无知的客人。

怪而又很不吉利的对比。我的房子紧紧依靠在“鸡蛋”的顶端，距离海湾只有 50 码，挤在两座每季租金要 12000 到 15000 的大别墅之间。右边的那一幢，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诺曼底^①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有一座新的塔楼，上面还疏疏落落地覆盖着一层常春藤，此外还有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 40 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便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阔人所住的公馆，因为这时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相对而言，我的房子实在很难看，幸好它很小，没有被人注意到，因此我才有缘欣赏一大片海景，欣赏我邻居草坪的一部分，并且能以与百万富翁为邻而感到自豪——而所有这一切每月只需支付 80 美元。

在小湾的对岸，东卵豪华住宅区那片洁白的宫殿式的大厦沿着水边越发显得光彩夺目，而那个夏天的故事正是从我开车去那边到汤姆·布坎南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而汤姆是我在大学时就认识的朋友。

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我在芝加哥，还在他们家住过两天。汤姆除了擅长各项运动之外，还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也可说是个全国闻名的人物，这种人 21 岁就已经在有限范围内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从此以后的一切都不免有些走下坡路的味道。他家里十分有钱——还在大学时他那任意花钱的行为就已经遭人非议。现在他离开了芝加哥迁到东部来，搬家的那个排场更是令人惊讶不已。举个例子说，他从森林湖^②运来了整整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匹。在我这一辈人中竟然还有人阔绰到能够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为什么要到东部来，我并不知道。他们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先是在法国待了一年，后来又很不安稳地东飘西荡，然而

① 法国北部一地区，多古色古香的城堡。

② 伊利诺州东北部的小城。

所去的地方都有人打马球，而且大家都很有钱。“这次是定居了。”黛西在电话里说道。可是我却并不相信，我虽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不过我总觉得汤姆会为了追寻像某场无法重演的球赛那样戏剧性的激奋，就这样略有点怅惘地永远飘荡下去。

于是，在一个温暖而有风的晚上，我开车到东卵去看望这两个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中的还要豪华，一座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鲜明悦目，面临着海湾。葱翠的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覆盖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面，一路跨过日文、砖径和那片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那奔跑的势头，索性又变成了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壁往上爬。房子正面还有一溜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此刻在夕阳的辉映下金光闪闪，并且迎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着。

这幢豪华别墅的主人汤姆·布坎南正身穿骑装，两腿叉开，站在前门的阳台上。与纽黑文时代相比，他的样子已经变了。现在的他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体格健壮，头发呈稻草色，嘴边略带狠相，举止十分高傲。两只炯炯有神而又异常傲慢的眼睛已经在他脸上占据了支配地位，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印象。即使他那身优雅的骑装也掩藏不住这个身躯的巨大力气——他填满了那双雪亮的皮靴，并且还把上面的带子绷得紧紧的。当他的肩膀转动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大块肌肉在他那薄薄的上衣下面移动。这是一个健强有力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是又粗又大的男高音，这又增添了他性情暴戾的印象。他说起话来经常带着一种教训人的口吻，即便对他喜欢的人也是这样，因此在纽黑文的时候对他恨之入骨的大有人在。

“我说，你可别以为我在这些问题上是说了算的，”他说道，“只不过因为我力气比你大，看起来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两人属于同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可是我们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然而我总觉得他非常看重我，而且经常带着他那特有的显得有些粗野、蛮横的怅惘神气，大概是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站在阳光和煦的阳台上谈了几分钟。“我这地方相当不错。”他说，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膊，用力把我转过身来，又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指点着眼前的景色，在他一挥之间，包括了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形花园，半英亩浓郁的玫瑰花，以及一艘狮子鼻的汽艇，在岸边随着浪潮起伏。“这地方原本属于石油大王德梅因。”他又用力把我推转过身来，客气但是不容置疑地说，“我们到里面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走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玫瑰色的屋子，两头的落地长窗把这间屋子轻轻巧巧地嵌在这座房子当中。这些长窗都半开着，在外面嫩绿的草地的映衬下，显得晶莹夺目，那片草也仿佛要长到室内来。一阵轻风吹过屋里，把洁白的窗帘从一头吹进来，又从另外一头吹出去，仿佛一面面白旗，吹向天花板上糖花蛋糕似的装饰；然后又轻轻拂过绛色地毯，留下一阵有如风吹海面般的阴影。屋子里唯一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十分庞大的长沙发椅，上面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看起来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穿白衣，衣裙还在风中飘荡着，好像乘着气球环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被风吹回来似的。我站了好一会儿，倾听着窗帘刮动的劈啪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

忽然“砰”的一声，汤姆·布坎南关上了后面的落地窗，室内的余风这才渐渐平息下来，窗帘、地毯和两位少妇也慢慢地降落地面。两个女人之中比较年轻的那个，我不认识。她一直平躺在长沙发的一头，身子一动不动，只有下巴稍微向上仰起，仿佛在上面平衡着一件什么东西，生怕它掉下来似的。

她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我，可一点表示也没有，其实我倒吃了一惊，差一点儿就要张口向她道歉，因为我进来惊动了她。另外那个少妇——黛西，想要站起身来，身子微微向前倾，一脸真心诚意的表情，接着却扑哧一笑，既滑稽又可爱地轻声一笑，我便也跟着笑了，接着便走上前去进了屋子。

“我简直高兴得要瘫……瘫掉了。”

她又笑了一次，好像她说了一句十分俏皮的话，很为此得意似的，接着她就拉住我的手，仰起脸儿看着我，表示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是她更高兴见到的——那是她特有的一种表情。

她低声告诉我，那个正在搞平衡动作的姑娘姓贝克（我曾听人说过，黛西的喃喃低语通常只是为了让人家把身子向她靠近，这当然是不相干的闲话，丝毫无损这种表情的魅力）。贝克小姐的嘴唇还是微微动了一动，似笑非笑，似说非说，搞得我不知所措，几乎看不出来地向我点了点头，接着又赶忙把头仰回去——而她保持平衡的那件东西显然歪了一下，让她吃了一惊。于是道歉的话又一次冒到了我的嘴边。话说回来，这种几乎完全我行我素的神情总是令我感到目瞪口呆，既而又满心赞叹。

我又掉过头去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声音问我一些问题。这是一种叫人不由自主地要去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一组永远不会再重新演奏的音符。她的面庞忧郁而美丽，脸上带着明媚的神采，有两只明亮的眼睛、有一张热情的嘴，尤其是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格外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迷恋过她的男人都难以忘怀的：一种抑扬动听的音质，一声喃喃的“听着”，就像一种暗示，暗示她片刻以前刚刚干完一些赏心乐事，而接下来的1小时里还有更加有趣的赏心乐事。

我告诉她我到东部来的途中曾在芝加哥停留了一天，有十来个朋友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全都想念我吗？”她欣喜若狂地叫道。

“全城都惨兮兮的。所有的汽车都把左后轮漆上了黑漆当作花圈，进入城北的湖边整夜哀声不绝于耳。”

“这真是太好了！汤姆，咱们回去吧。明天，”随即她又毫不相干地说，“你应当去看看宝宝。”

“我很想看。”

“她现在睡着了。她已经3岁了。你以前没见过她吗？”

“从没见过。”

“那你应当看看她。她是……”

汤姆·布坎南本来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现在突然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你在做些什么买卖，尼克？”

“我现在在做债券生意。”

“在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公司名称。

“从来没听说过。”他断然地说。

这使我感到不痛快。“你会听到的，”我有些简慢地答道，“你如果在东部待久了就一定会听到的。”

“噢，我肯定会在东部待下来的，你放心吧。”他先看看黛西又看看我，仿佛在提防些什么，“我要是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住就是个天大的傻瓜。”这时贝克小姐突然说了一句：“绝对如此！”不由得使我吃了一惊：这是我进了屋子这么久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她的话也使她自己感到吃惊，她打了个哈欠，随即迅速而灵巧地站了起来。

“我都木了，”她怨声载道，“我在那张沙发上躺了不知道有多久。”

“别看我，”黛西回嘴说，“我可是整个下午都在动员你上纽约去。”

“不要，谢谢，”贝克小姐拒绝了刚从食品间端来的鸡尾酒，“我正在进行严格锻炼呢！”

男主人难以置信地瞪着她。“是吗？”他一口便把自己的酒喝了下去，仿佛那仅是杯底的一滴，“我真不懂你怎么可能做得成什么事情。”

我看了看贝克小姐，感到有些纳闷儿，不知她“做得成”的是什么事。不过我喜欢看她。她是个身材苗条、乳房小小的姑娘，由于像个年轻的军校学员那样挺起了胸膛，更显得英俊挺拔。她那双被阳光照得眯缝着的灰眼睛也正看着我，一张苍白、可爱还略有些不